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6.1 (2010) : 27-61.  
Copyright©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ISSN: 1811-9301

## 從珍品到毒品 ——鴉片類物質的道德經濟學

劉 紹 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E-mail: shaohua@gate.sinica.edu.tw

### 摘 要

本文透過物質的生命興衰與道德經濟這兩層理論意涵，分析鴉片類物質於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在全球、中國以及涼山諾蘇社會中所經歷的價值變遷，以及此物質對於邊陲的諾蘇社會進入現代性的影響。這裡指涉的「道德經濟」即是某種物質流通與消費的經濟現象中，所蘊含的道德面向，構成了本文對於鴉片類物質從「珍品」變成「毒品」的社會分析。

**關鍵字：**鴉片類毒品、道德經濟、物質的生命史、涼山彝族、中國

# The Social Life of Opiates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Nuosu

LIU Shao-hua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E-mail: shaohua@gate.sinica.edu.tw

## Abstract

Employing a twofol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and the moral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value change of opiates in Nuosu society in Liangsha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nd worldwide. The values attached to opiates have metamorphosed over time, and that has set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for the Nuosu's encounter with capitalist modernity. The concept of moral economy here means the ideational components above and beyond the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conomic substances, and i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my analysis of how opiates have changed from luxury items into 'harmful drugs.'

**Keywords:** opiates; moral economy; social life of things; Nuosu of Liangshan; China

## 壹、前言

「好好的爲什麼要吸毒？」這可能是不少循規蹈矩的人，在觀看電視新聞播出某某名人吸毒被抓、某某市井小民販毒被逮時經常會提出的疑問。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我們未親身涉入，也經常會透過新聞報導、小說、電影等媒介，接觸到關於毒品的訊息。一般對吸毒、販毒者的形容，充滿了負面的刻板印象。社會科學、公共衛生或醫學對於吸毒的主流論述，也是強調令吸毒者生活失序的毒癮，且常將吸毒者視爲具有偏差行爲、甚至偏差人格的邊緣人，與其他吸毒者共享某種特殊毒品社群的次文化，在此次文化中，同儕效應對於引進或維持吸毒同伴具有明顯影響。主流論述著重在譴責、並企圖矯正吸毒者的行爲。然而，這些論述卻無助於防範吸毒行爲一再發生，主要原因就是主流觀點在討論人類的吸毒行爲時，忽略了最關鍵的人性與社會因素，即人類行爲的動機，與利之所趨的市場機制。

毒品研究專家 Mike Jay 指出，從古至今，人類追求特殊物質的原因，大多脫離不了「滿足需求」，尤其是追求幸福感與減少痛苦的需求。<sup>1</sup>除了這種需求外，再加上 Jay 稱之爲嘗鮮文化 (sampling culture) 影響，使得人們前仆後繼地嚐試毒品。其實多數人開始吸食毒品時可能是抱持著實驗、休閒、或尋求暫時慰藉的心態。至於後來成癮與否，則是嚐試的結果而非動機了。然而，主流的醫學衛生觀點：「個人需

<sup>1</sup> Mike Jay, "Why Do People Take Dru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10(1999): 5-7.

為不健康的生活型態及其惡果負責」，<sup>2</sup>常使得造成吸毒的社會情境被漠視。為禁絕毒品而制訂的法律，從來無法壓制人類的這項基本需求，通常只是使得原本合法的藥物轉入地下，淪為組織嚴密的非法交易網絡所控制，讓毒品市場為其提供暴利且更能永續經營。<sup>3</sup>

成癮是一種古老的人類行為，我們的生活中充斥了可能成癮的物質與活動。除了有爭議的「毒品」外，賭博也可能成癮，<sup>4</sup>但後者卻完全合法，甚至成為多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夠滿足人性基本需求的商品向來都具有市場潛力。波特萊爾在《人造天堂》裡關於鴉片的引述一針見血：「哲學家花了多少世紀在研究幸福的真義，到現在都還眾說紛紜。原來解答竟然就在這裡！幸福這種東西可以用一便士買到，放在上衣的口袋裡帶著走。」<sup>5</sup>從古至今，人類不斷透過各式物質（如食物、春藥、安眠藥等）尋找或創造「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up>6</sup>此種追求快樂的動力與意志力，相當驚人，亙古不墜，「物質成癮」可說是一種人類的基本需求。<sup>6</sup>

在人類迷戀的物質中最具爭議性的就是吸食藥物。任何物質尤其是藥物的成癮效用，到後來經常凌駕原本驚人的意志力，直到戒癮為止。<sup>7</sup>另者，即使某人因成癮而潦倒，但透過物質所得到的愉悅或痛苦減輕，也可能使這個人追求成癮物質的計算理性堅持不減，即便成為

<sup>2</sup> Robert Crawford, "You are Dangerous for Your Health: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Victim Bl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7.4(1977): 633-680.

<sup>3</sup> 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 《毒品》, 頁 12。

<sup>4</sup> Robert West, *Theory of Addi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27.

<sup>5</sup> Charles Baudelaire, 葉俊良譯, 《人造天堂》, 頁 160。

<sup>6</sup> Ronald K. Siegel, *Intoxication: Life in Pursuit of Artificial Paradises* (New York: E.P. Dutton, 1989).

<sup>7</sup> Mariana Valverde, *Diseases of the Will: Alcohol and the Dilemmas of Free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毒蟲」、「酒鬼」也在所不惜。<sup>8</sup>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明知問題所在卻仍堅持使用成癮物質，或者由意志力的追求到成癮而導致的意志力喪失，再透過各種自身或外在力量的協助，經歷戒癮後找回意志力。在這段漫長的過程中，使用者對於該成癮物質的觀感與自我的認定，必定會經歷戲劇性的改變，這便是本文標題中「道德經濟」所關切的議題：一個社會中，主流的道德價值、市場經濟、以及國家法令之間交互作用明顯的議題。其具體內涵會在下一節進一步說明。

本文分析中國諾蘇（涼山彝族）社會中鴉片類物質（opiates）所經歷的道德價值變遷，並藉此反映出物質上所附加的道德價值建構，實際上是與其所在特定時空的政治經濟背景密切相關。文中所討論的鴉片類物質，包括鴉片膏以及從鴉片提煉出來的海洛因。這兩種源自於罌粟的毒品，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出現對於其生命史的不同詮釋。對此類毒品的興衰分析，可顯示出諾蘇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關係，以及諾蘇與以漢族為主體族群的國家社會之間的歷史位置轉換。

## 貳、從「毒品」的生命史看道德經濟

本文對於鴉片類物質的分析有兩層互為關聯的理論意涵，即透過鴉片類物質的興衰變化來看社會的道德經濟變遷；或者，反過來說，透過道德經濟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到鴉片類物質在社會中的角色轉換。這裡指涉的「道德經濟」即是某種物質流通與消費的經濟現象中，所蘊含的道德面向。物質的生命興衰與道德經濟這兩層理論意涵，構

<sup>8</sup> Robert West, *Theory of Addiction*, 29-32.

成了本文對於鴉片類物質從「珍品」變成「毒品」的社會分析。

特定物質成為交易的商品，必然會涉及價值界定的政治考量。從解構的角度來看，任何物質的存在，初始應該都是中性、無涉道德的。由於不同人群的需求或價值界定改變等因素，該物質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才會發生改變，從此衍生出生產、交易、消費、或禁絕等行為及規範。因此，以 Arjun Appadurai 對商品的分析觀點來看，我們必須針對物質的「社會生命 (social life)」進行分析，只有瞭解該物質在社會中的交換路徑及過程，我們才有可能詮釋人類的交易行為與計算理性。<sup>9</sup>而所謂的計算理性，Karl Polanyi 早已提醒了我們，雖然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模式非常重要，但亦不可忽略經濟因素之外的各式道德觀念。<sup>10</sup>從跨文化的視野來看，人類社會其實是由眾多不同的道德世界所組成，每一個道德世界中的價值與行為規範都有其特定的理性判斷。社會成員在此世界中，依據此規範及個人經驗，不斷進行務實的參與行動。<sup>11</sup>因此，對於特定物質的生產與流通的道德判斷改變，也可能反映這個世界及個人所經歷的變遷。這便是物質的生命史與道德經濟在理論意涵上的一體兩面。

古典社會科學論著早已指出經濟生活與文化象徵及道德價值的密切關聯。最直接的研究如 Karl Polanyi 對前現代經濟生活的分析，即強調經濟行為是鑲嵌於經濟面向之外的其他社會制度與道德規範之中，例如家庭、親屬關係和宗教信仰。他對當代資本主義最大的批評之處，即在於此種全球性的力量造成市場與社會的脫離，讓所有的事物都可

<sup>9</sup> 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sup>10</sup>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sup>11</sup> Arthur Kleinman, "Experience and Its Moral Modes,"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edited by Peterson G.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357-420.

能成為商品而被買賣。<sup>12</sup>在此姑且不論學者對 Polanyi 的批評，認為他將「前現代經濟」本質化，忽略所有人類經濟行為（包括資本主義市場）背後皆有其象徵面向；<sup>13</sup>Polanyi 明確點出道德經濟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背後的重要面向此一觀點，仍是非常重要的理論視野。其他經典研究也常透過道德經濟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變遷，如 James Scott 認為農民的道德經濟決定了資源分配與勞動互助模式，而資本主義型態的農業制度（如出口農產品及土地和勞力的商品化等）都造成農民生產模式與社會生活的重大變化。<sup>14</sup>社會史學家 E. P. Thompson 也使用道德經濟的概念，分析十八世紀英格蘭煤礦工人「搶糧暴動 (food riot)」的歷史事件，並將飢餓與底層的「暴力」行動放在社會政治經濟的脈絡來分析，反駁簡化的「暴民」論述或理論。<sup>15</sup>這些研究將「道德經濟」當成理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其中不同主體的客觀條件與主觀能動力 (agency) 與社會結構相結合或者起衝突，而造成價值或社會結構的延續或改變。

從人類物質消費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對物質流通的形成具有相

<sup>12</sup>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up>13</sup> 關於此點，即所謂的形式論派 (formalists) 與實質論派 (substantivist) 的爭論。Karl Polanyi 作為實質論者的代表，認為前現代經濟的運行原則與現代市場不同。相反地，形式論者認為，即使在所謂的原始社會中，人們在做決定時仍是基於同樣的基本理性法則者，也就是盡量達成稀少性資源分配效益的極大化。兩種立場之間的辯論從未完結。但自 1970 年代後，人類學家已經把這個問題攔到一邊了，因為大多數的人類學家都同意，世上所有人都參與了各式物質與象徵形式的交換，多元形式的資本、貨品與社會關係在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中互換，人們以多種理性方式計算得失。兩派之間的爭論可參考 Richard R. Wilk, *Economie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sup>14</sup> 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p>15</sup> E.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0 (1971): 76-136.

當程度的決定性，但對特定物質的評價也可能因不同的社會道德價值而經歷多重變化。也就是說，造成該物質生命興衰的因素，可能存在於如資本市場的結構之中，也可能超越其外，存在於國家法令或普遍的人性之內。

食用性物質的市場，及其相關的經濟行爲，一向與該社會的道德價值攸關。食物的生產、分配、供給、及消費等議題，不僅是市場經濟或簡單的供需問題而已。由於涉及人類的生理與心理需求，對食物的討論也涵蓋了倫理（ethics）、區域差異、甚至時間演變等面向。<sup>16</sup> 食物的分類與其所附加的人類社會階層性，已使食物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物質而已，我們更該注意的是「食品工業」的運作模式，及其與社會道德、人性慾望的關聯。<sup>17</sup> 這種食物道德經濟的議題，在具爭議性的「藥物」方面更爲明顯。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加上主流醫學及法律的價值界定，在面對人性的生理與心理需求時，在合法成癮物質（如菸草、酒類等）及藥物的生產、行銷、與消費背後扮演物質分類、決定商品價格及健康療效的重要角色。<sup>18</sup> 從這樣的道德經濟觀點來看，何種成癮物質被界定爲「毒品」、「非毒品」、甚至「合法毒品」（如美沙酮），以及個人爲何使用「毒品」等問題，便常會涉及特定的社會時空、以及使用者與禁令者對於該物質的道德價值判斷。此外，現存的政治結

<sup>16</sup> Nick Clarke et al., "The Spaces and Ethics of Organic Foo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4(2008): 219-230; Peter Jackson et al., "Moral Economies of Food and 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4(2009): 12-24.

<sup>17</sup> Marion Nestle, *Food Politics: How the Food Industry Influences Nutrition and Healt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up>18</sup> Peter Benson, "Good Clean Tobacco: Philip Morris, Bio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 Course of Stigma," *American Ethnologist* 35.3(2008): 357-379; Adriana Petryna et al. eds., *Global Pharmaceuticals: Ethics, Markets, Practice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構及產業規模，也常是決定性的關鍵。

研究毒品的一些社會科學者曾指出，使用藥物的行爲，大致可視爲該社會在文化、結構與政治經濟方面的縮影。<sup>19</sup> 這樣的說法不僅呼應 Mary Douglas 的論點，即物質使用不但可能反映社會思維，且物質的消費更是使用者對於其社會價值的認可。<sup>20</sup> 這個論點也指明了物質的象徵意義不僅限於文化領域，還涉及政治經濟的歷史脈絡。

易於使人上癮的物質，也易於成爲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商品，譬如今日全球對於咖啡、茶、糖、酒、菸草等，以及合成藥物如止痛藥、安眠藥等物品的依賴。但是何種成癮物質會在世界流行，卻並不全然取決於該物質的功能或效用，因爲其中還會涉及文化偏見與貿易模式等因素。回顧歷史，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這些成癮物質，最初都是在特定地區的少數人群中使用，後來才漸漸地流行開來。反過來說，並非所有的成癮物質都能進階爲全球通行的消費品（例如檳榔）。部分原因如西方人的口味，或是西方國家的殖民與貿易實力，以及西方社會經常引領潮流風騷的國際現實等，都曾扮演關鍵性的因素。這要說明的是：某些物質被人們刻意流通，其背後包含了特定的價值觀與政治經濟結構。<sup>21</sup> 從這些觀點所開展的物質研究，其研究重心並非物質本身，而是從物質的存在爲切入點，來理解歷史中糾葛的「人、社會與物質的變遷關係」。<sup>22</sup>

<sup>19</sup> Lester Grinspoon and Peter Hedblom, *The Speed Culture: Amphetamine Use and Abus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sup>20</sup> Mary Douglas, and Baron C.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0 & 51.

<sup>21</sup> David T. Coutwright, 薛絢譯，《上癮五百年》。

<sup>22</sup>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N. K.: Viking, 1985), xxv.

本文目的不在為「毒品」翻案，而是要揭示成癮物質如何變成廣為流通的社會情境，並藉以反駁先驗的普同性道德論述，以及由此衍生而來檢視毒品與吸毒行為的觀點。筆者希望藉由這樣的分析，來還原諾蘇與毒品的歷史淵源與原貌，超越「諾蘇社會即等於毒品社會」的刻板印象。

鴉片對涼山這個中國西南邊區曾產生巨大的正、負面影響，但鴉片的重要性在諾蘇研究裡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此外，中國官方基於1950及1960年代所做的史料蒐整，以及在地學者的研究所服膺的主流史觀，均強調鴉片對涼山的害處，包括鴉片如何戕害人民健康、侵蝕種植糧食土地、延續甚至強化原有的社會階級與地主剝削等。<sup>23</sup>本文採取與此史觀不同的道德經濟觀點，不從國家的立場來考量，而從諾蘇社會以及市場貿易的角度來看鴉片對社會變遷的影響，突顯諾蘇社會對鴉片的正面歷史記憶，以及此記憶所蘊涵的當代意義。基於這些不同的觀點，我們也可看出對於特定物質的道德立場，其實所突顯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各種政治、經濟勢力的角力。

諾蘇地區位於四川省西南角的高原地帶，和雲南以金沙江為界。其大部分的範圍現今已劃入「涼山彝族自治州」的行政管轄。在這六萬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諾蘇是主要的原居少數民族，而漢族則主要是在二十世紀陸續遷徙至此。目前諾蘇占有全州人口之44.4%（1,813,683人），漢族則為51.96%（2,121,231人）。<sup>24</sup>諾蘇主要聚居

<sup>23</sup> 例如，雲南省編輯組，《四川、貴州彝族社會歷史調查》；四川省編輯組，《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孫興盛，〈涼山禁毒回顧與思考〉，收錄於涼山州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等編，《沸騰的歲月：紀念西昌解放五十五週年（上集）》，頁149-165；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蘇克明等，《涼山彝族道德研究》，頁230-234。

<sup>24</sup> 四川省人口普查辦公室，《四川省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

在涼山中心的幾個高山縣，在縣城以外的農村地區，幾乎全為諾蘇人口，漢族自古很少進入。這些地區統稱為諾蘇的「腹心地區」，也就是保留諾蘇傳統文化與生活型態較為完整的地區。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觀之，諾蘇腹心地區也就是當前涼山境內最為「落後」的地區。1950年代以前，這裡的諾蘇被外界稱為「獨立儼儼」或「夷民」。<sup>25</sup>從「獨立」二字，即可知其與漢民族為主的帝國及民國對峙的能耐，強勢存在於中國邊區。中國共產黨於1950年代正式掌控涼山後，諾蘇的「國家化」才於焉開始。隨後的民族識別計畫更將諾蘇與其他一些較小的民族統合為「彝族」。但由於「彝族」內部的歷史及文化差異太大，因此本文採用涼山彝族的自稱「諾蘇」，以區別於其他地區的「彝族」。

### 參、鴉片、中國與全球化

要談鴉片與涼山，必須先談鴉片與中國，如此才能理解涼山鴉片的歷史位置。

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已在世界各地廣為使用，主要被當作食用油、草藥、及精神刺激品來使用。在歐洲進入所謂近代文明之際，鴉片也被視作治療多種文明病的良藥，包括焦慮、失眠、沮喪、下痢、慢性疲勞、慢性疼痛、體內瘴氣、嬰兒啼哭等，甚至也被用來自殺。<sup>26</sup>因為鴉片具有多重效力，所以很快地就在世界各地流行開來。也因此，鴉

<sup>25</sup> Yueh-hua Lin, *The Lolo of Liang Shan (Liangshan Yi Jia)*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1).

<sup>26</sup> David T. Coutwright, 薛綯譯，《上癮五百年》，頁38；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毒品》，頁39-50。

片成爲研究早期全球貿易的一種普及化商品，<sup>27</sup> 套用 Bayly 對美洲太平洋貿易的形容，此時的鴉片貿易所扮演的是一種「古老的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的角色。<sup>28</sup> 後來隨著大英帝國政治、經濟勢力在亞洲增長，透過東印度公司壟斷鴉片的種植與貿易，在歐洲、中國與印度之間建構出高利潤的「貿易金三角」；<sup>29</sup> 這項由英國開展出來的鴉片貿易，對於建構後世界貿易制度與亞洲資本市場的完整性，均有重要的影響。<sup>30</sup>

關於鴉片何時進入中國，因不同的使用程度有不同的時間點。若依照史學家 David Courtwright 的說法，鴉片是在八世紀時，由橫跨歐亞貿易的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國以及伊朗、印度等地，而這三個地區在幾個世紀之後都成爲主要的鴉片生產地。不過，中國人直到十七世紀菸草引入中國後才開始吸食鴉片，主要是混合菸草與鴉片一同吸食。十八世紀時，才開始吸食純鴉片。此後，中國的鴉片種植與消費規模在亞洲是至深且廣。<sup>31</sup>

鴉片在中國的流行，取決於階級、時尚與消費力等因素。這個分析角度，超越了主流的國家觀點中所強調的經濟、外交或國民健康等

<sup>27</sup>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 (London: Routledge, 1999).

<sup>28</sup> C.A. Bayly, "'Archaic' And 'Modern' Glob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and African Arena, CA. 1750-1850," in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edited by A.G. Hopkins (London: Pimlico, 2002), 45-72.

<sup>29</sup> Melissa Bull, *Governing the Heroin Trade: From Treaties to Treatment*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8), 7.

<sup>30</sup>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Brooklyn, N.Y.: Lawrence Hill Books, 1991);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up>31</sup> David T. Courtwright, 薛絢譯，《上癮五百年》，頁 41。

面向，而試圖探索鴉片在社會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與意義。<sup>32</sup> 例如，鄭揚文即指出，鴉片是繼菸草、茶文化之後，另一能引起中國人興趣的一種物質，並在中國甚至形成一種藝術（強調吸食的氣氛）、工藝（宮廷與民間關於鴉片的精緻器物）、以及體面文化（宴請鴉片與吸食同樂）。<sup>33</sup> 也因此，和大多數的流行時尚一樣，鴉片在中國自始便是從上層階級開始嘗鮮：先從民間的富裕人家開始享受吸食，後來此項消費品傳入宮中，在太監及文武百官中流傳開來。其後逐漸進入不同的社會階層之中，甚至連苦力及農民等勞動階級也依賴鴉片，造成了鴉片在中國的廣泛流行，甚至隨著華人移工傳入美洲及南洋。<sup>34</sup> 鴉片吸食在中國廣泛流傳的程度，據史學家 R. K. Newman 的估計，當 1906 年清廷展開嚴剿鴉片的政策之際，多達一千六百二十萬的中國人，即約百分之三點六的人口，每日都在吸食鴉片。<sup>35</sup> 此時吸食鴉片可謂是一種「全民娛樂」。

鴉片在中國的廣爲流行，亦與大英帝國的鴉片外銷政策，及其後中國以土產鴉片取代進口商品的種植市場消長有關。這消長除了直接影響到各國財政收益支出的問題，也是造成中國鴉片普羅化及擴大吸食人口的原因。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的商業殖民帝國時代，歐亞之

<sup>32</sup> Frank Dikötter et al.,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4).

<sup>33</sup> Yangwen Zheng,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

<sup>34</sup> 十九世紀海外的華工使用鴉片的情形非常普遍，華商按壟斷定價供給華工鴉片。有一說是新加坡等於是靠嗜抽鴉片的華人苦力在養，十九世紀新加坡殖民政府總收入的一半即來自鴉片販賣。見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67, 69.

<sup>35</sup> R. K. Newman,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 (1995): 765-794.

間的貿易起初是因歐洲人尋求亞洲的商品，如茶、絲綢、瓷器、香料等，而造成大量貿易逆差。鴉片可說是殖民帝國（尤其是大英帝國）最終得以用來平衡與亞洲（尤其是中國）之間貿易逆差的唯一商品，也就是造成英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由入超轉為出超的關鍵性商品。<sup>36</sup>不過，此時進口鴉片仍是昂貴的消費品。直到 1870 年代以後價格低廉的土產鴉片產量超過進口鴉片後，<sup>37</sup>廣大的平民及苦力階級才能負擔得起嗜抽的支出。到 1906 年時，中國土產鴉片的自給率已高達 91%。<sup>38</sup>

由鴉片在十九世紀全球貿易上的重要性，與之相關的道德經濟論述，必然與後世有所不同，否則它便不會合法流通、甚至涉及國際外交折衝。鴉片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並非一開始就被視為「毒品」或影響健康的社會「問題」。<sup>39</sup>在十九世紀中，由於經濟與貿易的考量，鴉片在中國經歷了相當長期的道德論述爭辯過程。

歷史學者林滿紅便指出，1840 年代至 1870 年代間，中國知識分子反對鴉片，其主要論點是因沿海地區由於大量購買進口鴉片，而導致白銀外流所引發的經濟問題。<sup>40</sup>中國在 1870 年代以後，土產鴉片的產量已超過進口鴉片。此時中國對於英國引入的印度鴉片的需求已逐漸減少，鴉片所造成的外匯入超也因此下降；加上由於當時清政府極為倚重對土產鴉片的課稅，因此此時關於鴉片的爭論也隨之轉向，成為國庫收入的內政經濟問題。換言之，晚清的鴉片爭論，財經安穩一

<sup>36</sup>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8-9.

<sup>37</sup> *Ibid.*, 123; 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頁 506。

<sup>38</sup> 林滿紅,〈清末自產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05-1906）〉，收入中村哲主編《近代東亞經濟的歷史結構》，頁 63-117。

<sup>39</sup> Alan Baumler, *Modern China and Opium: A Rea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

<sup>40</sup> 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

向是主流論述，關於鴉片對健康的影響，無論正負，皆非清廷優先考量之因素。<sup>41</sup>

至於鴉片何時由合法的精神刺激「商品」，淪為非法的傷身害民「毒品」，也曾在十九世紀末經歷了一段由知識分子主導的道德論述變遷。英國於 1868 年已在藥物法中明定鴉片為毒品，但鴉片仍是合法流通的國際商品；但後來受到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英國政府及知識分子憂慮鴉片造成勞動階級的生產力下降，甚至引發對種族發展的憂慮，英國在 1916 年明文法律禁止使用鴉片。<sup>42</sup>十九世紀末時，西方傳教士不滿殖民帝國已明知鴉片的危害卻仍向海外傾銷鴉片，導致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與個人墮落，抱怨「在一個拿鴉片麻醉自己的國度傳教是徒勞無功的」或「鴉片貿易的歷史是基督徒的罪惡」等，<sup>43</sup>並將西方已形成的鴉片成癮的負面觀點傳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對於鴉片戰爭以降殖民帝國入侵、國民積弱不振的看法也甚囂塵上。國內外對於鴉片的負面論述交叉影響，關於毒品成癮的道德與健康觀點，才逐漸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鴉片也逐漸成為「毒品」。<sup>44</sup>只是，在 1880 年以前，人們雖然明白了長期吸食鴉片的負面影響，但縱橫國際的鴉片行銷網已經建立。<sup>45</sup>

清廷於 1906 年開始嚴格清剿毒品鴉片，這也是英國終止向中國販賣鴉片的一年。<sup>46</sup>此一嚴禁時期，清廷在全國各地努力清剿鴉片的政

<sup>41</sup> 同上註。

<sup>42</sup> 同上註，頁 534。

<sup>43</sup> David T. Coutwright, 薛綸譯,《上癮五百年》，頁 268。

<sup>44</sup> Alan Thomas Baumler, *Modern China and Opium*; 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Man-houng Lin, "Late Qing Perceptions of Native Opiu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1(2004): 117-144.

<sup>45</sup> 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毒品》，頁 59。

<sup>46</sup> 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頁 501。



策，引起各地抗拒。在清剿過程中，受到最大的阻力來自於西南地區。很多移民從人口密集的省份移到該地人煙稀少的丘陵區，並引入鴉片種植作為生計之一。雲貴川的少數民族山區一向位於天高皇帝遠之地，是中國土產鴉片的重要產地，三省的鴉片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六成以上，<sup>47</sup>其中尤以四川為最，一省就佔了近四成的全國產量。<sup>48</sup>不過，一般的說法是，由於氣候與農業技術之故，雲南產的鴉片菸品質比四川土產的好，<sup>49</sup>由雲菸至今仍佔煙草市場的鰲頭似乎可見一斑。清廷對西南民族地區一向控制不足，鴉片在此區域帶來的經濟效益，自然成為當地抵抗清廷禁煙政策的主因。

清廷對西南民族地區的掌控有限，使得這裏的嚴禁鴉片政策未能徹底成功。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清末的禁煙政策相當成功，使得清朝滅亡前夕四川幾乎見不到鴉片種植。<sup>50</sup>基本上，這樣的說法突顯出關於中國鴉片研究的區域偏見。誠如 David Bello 指出，關於中國鴉片的研究多著重在沿海地區。但事實上，透過鴉片在西南地區的發展歷史，不僅能看到鴉片種植、運輸、與消費在中國的多元面貌，也可見識到大清帝國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政權限制。由漢商結合當地少數民族(如僮、擺夷、苗家)，所發展出來綿密的鴉片種植與運輸路徑，大抵能繞過官方驛站的監督。西南地區的鴉片種植及私運情形，遠遠超過帝國

<sup>47</sup> 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頁 48。

<sup>48</sup> David T. Coutwright, 薛絢譯，《上癮五百年》，頁 43；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129.

<sup>49</sup> 根據一個湖北宜昌陳家鴉片菸館的口述史，中高檔的鴉片菸館使用雲南產的鴉片，而低檔的鴉片館只能消費便宜但質地較差的四川產鴉片了。見 Alan Baumler, *Modern China and Opium*, 104.

<sup>50</sup> 如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129.

得以實質控制的狀況。<sup>51</sup>接下來，筆者即以四川涼山諾蘇地區的情形，來說明清末鴉片的種植與使用，在四川一隅的發展及其影響。

## 肆、獨立僮僮與鴉片經濟

清末的禁煙政策或許在漢區與一般丘陵地區取得相當成功，但卻也將鴉片種植推入更為偏遠的少數民族山區。以涼山為例，這裡一向是屬於兵家與漢民恐懼的「獨立僮僮」之地。在 1950 年代共產黨深入掌控涼山以前，諾蘇向來有擄獲漢人或其他民族作為奴隸的慣習，外來者若無強大的土司或黑彝等貴族的保護，是無法深入諾蘇的腹心地區，否則即有淪為奴隸之虞。<sup>52</sup>傳統諾蘇腹心地區也從未有過貨幣與市場交易。諾蘇社會以氏族部落的狀態存在，和外界的往來有限。這種封閉性自給自足的傳統，在漢族將罌粟種植引入涼山之後開始有所改變。鴉片引導諾蘇社會首度與全球資本主義貿易經濟體系連結起來。

從此角度看，鴉片不僅是將中國連結到世界貿易體系的一種重要物質，在中國境內，也是連結經濟落後的內地與沿海或其他核心城鎮的物質。根據民族史學者秦和平的說法，四川地方發展集鎮曾經歷兩個高峰階段：一為乾隆時期（1736-1795）的「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另一則為光緒年間（1875-1908）的鴉片貿易。<sup>53</sup>G. William Skinner 關

<sup>51</sup> 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sup>52</sup> Peter Goullart, *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 Life in the 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 J. Murray, 1959); Yueh-hua Lin, *The Lolo of Liang Shan*; Alan Winington, *The Slaves of the Cool Mountains: The Anci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Changes Now in Progress on the Remote South-Western Borders of China*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9).

<sup>53</sup> 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頁 17。

於四川盆地定期集市與市鎮發展的研究中，<sup>54</sup>並未提到鴉片貿易。不過，在關於涼山集市的有限文獻裡，我們可以看到鴉片對於促進諾蘇與漢族間貨幣與市場交易的關鍵角色。<sup>55</sup>

關於鴉片何時引入涼山，根據不同的區域與種植程度而有不同說法。David Bello 認為，1830 年代時寧遠府（今日涼山）的夷民就已開始活躍於鴉片種植與走私活動。<sup>56</sup>中國的文史學者一般則認為鴉片是在 1910 年左右才開始大量在涼山地區種植，<sup>57</sup>其主要的原由是清廷於 1906 年採取嚴禁政策，然而國內鴉片的需求市場仍然很大，使得鴉片種植商必須另覓法外之地生產，因而輾轉進入政權勢力未及之偏遠山區。遺世獨立且氣候適宜的涼山，便是個種植鴉片的理想地點。1910 年之後的數十年間，不僅涼山邊區的民族雜處地帶種植鴉片，連涼山的腹心地區也大量種植鴉片。1930 年後由於民國時期軍閥對於鴉片的賦稅依賴，諾蘇地區又經歷另一波大量種植鴉片的高潮。<sup>58</sup>例如，1940-50 年間，光是金陽縣一地，就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土地面積是用來種植鴉片。<sup>59</sup>1948 年歷史學家 Doak Barnett 行經四川藏區和諾蘇的交界處時，如此記述他所見到的情景：「大多數夷民都是農民，他們

<sup>54</sup> William G.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65): 3-43; 24.2(1964-65): 195-228; 24.3(1964-65): 363-399.

<sup>55</sup> Shao-hua Liu, "Emerging Modernity in a Periodic Marketplace of Southwest China,"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5.2(2007): 1-30.

<sup>56</sup> 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237.

<sup>57</sup>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頁 61；Yongming Zhou,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 Buildi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151；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編，《四川及雲南昭通地區彝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頁 48。

<sup>58</sup> 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頁 123。

<sup>59</sup> 雲南省編輯組，《四川、貴州彝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51。

主要的作物之一就是鴉片。」<sup>60</sup>根據這些史料，可勾畫出涼山的鴉片興衰史，亦即反映諾蘇與中華帝國之間的對等、對應關係。鴉片雖在道光年間（1821-1850）即引入涼山，但當鴉片種植在其他地區甚囂塵上之際，這裡的鴉片種植卻相當有限，究其原因在於鴉片種植的困難與採收不易，諾蘇的農作技術仍有不足；加上涼山鴉片主要是供給漢區使用，而非以涼山自用為主，因此，諾蘇要進入廣泛的鴉片種植、銷售市場與他族（尤其是漢族）競爭不易。在漢區禁煙鬆弛時，涼山的鴉片種植便明顯減少，但漢區嚴禁之際，則是涼山鴉片大量擴植的好時機。涼山與漢地的供需依賴關係明顯。<sup>61</sup>因此，1906 年清廷嚴禁鴉片之後，涼山開始大量種植鴉片，是一較為合理的推論。

涼山鴉片的種植者主要是掌有土地的諾蘇貴族。他們將生產的生鴉片販售給漢族商人以換取物資與白銀。1956 年以前，一般諾蘇很少與漢族商人直接往來。只有位於金沙江沿岸、涼山邊區的貴族或者他們的奴隸，才會與漢族進行買賣交易。在鴉片貿易以前，也有少數諾蘇和漢族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換，但規模很小，主要是零星漢商帶著貨物，請了諾蘇保頭進入涼山腹心地區進行物物交易；或是少數諾蘇背著牛羊皮、藥材到鄰近的漢區市場與漢族交換鹽、布、及鐵等。有了鴉片以後，在一些民族雜居的涼山邊區，一度興起各種集市，而集市貿易的重點變成諾蘇以鴉片與漢族交換鹽、鐵、布匹及槍枝。<sup>62</sup>

<sup>60</sup> Doak A. 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1993), 415.

<sup>61</sup> 四川省編輯組，《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15；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頁 370。

<sup>62</sup> 四川省編輯組，《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15-16；四川省昭覺縣誌編纂委員會，《昭覺縣誌》，頁 262；雲南省編輯組，《四川、貴州彝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52。

鴉片交易改變了諾蘇貴族和漢族的關係。諾蘇的土地擁有者，首度以種植經濟作物的方式和漢族進行交易，他們獲得的最為顯著的物品為槍枝與白銀。槍枝大量流入彝區，諾蘇變得更為強勢，且更有實力擄獲漢族當奴隸。<sup>63</sup>在中國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諾蘇的強勢是相當罕見的。其中，鴉片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原因即在於諾蘇是鴉片的生產者。

鴉片帶來的財富相當可觀。鴉片交易數量之鉅，可以田壩集市為例。當時涼山北邊的甘洛縣有一個著名的鴉片與菸草交易市場，以每十天為一週期，在農曆初二、初五、及初八進行交易。1938 到 1949 年之間，每年農曆二月和四月的「煙會」期間，從漢區來到田壩市場的鴉片商運來的白銀達七十至八十駝（約一萬兩千兩白銀）。<sup>64</sup>諾蘇社會與漢族交易鴉片所獲得的白銀數量之鉅，甚至也促進了諾蘇社會原本缺乏的銀器工藝發展，包括各式穿戴的飾品以及器皿。直至今日，諾蘇銀匠的工藝原料，主要仍是 1950 年代以前遺留下來的銀錠以及當年製作的舊銀器。<sup>65</sup>鴉片在偏遠的涼山地區所促進的市場貿易，使得這裡成為前述鴉片經濟與世界貿易的外圍一環。

從此歷史角度來看鴉片對涼山的影響，其結論與主流的鴉片論述幾乎完全相反。對於晚清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而言，鴉片菸危害過甚，不得不禁；但對地方上靠鴉片為業的平民或依賴鴉片稅收的地方政府來說，鴉片不見得是個禍害。1928 年的四川《涪州志》載明，對於土

<sup>63</sup> Yueh-hua Lin, *The Lolo of Liang Shan*, 116; Yongming Zhou,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52.

<sup>64</sup> 嶺福英、馬童玉，〈解放前甘洛的集市貿易與奴隸買賣〉，收入政協涼山州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涼山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內部發行），頁 185-190。

<sup>65</sup> 四川省編輯組，《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社會歷史調查》，頁 16；張建世，〈中國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銀器製作工藝〉。

產鴉片的最大產地四川而言，當地人並未受到鴉片的巨大禍害；1931 年雲南省的《宣慰縣志》也直截了當地言明：「以雲南之貧，因鴉片而稍滋接濟。……鴉片之在滇省，功多於罪。」<sup>66</sup>對於諾蘇而言，鴉片也並非「毒品」，而是促進諾蘇經濟繁榮與強化其政治獨立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也因此成為該社會中權力、時尚、享受的代名詞。這從諾蘇諺語：「鴉片是土司的糖果」可見一斑。

鴉片對諾蘇而言有其歷史上的正面影響，不可否認地這也是正史難言之處。涼山鴉片的種植，主要是為了滿足漢區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兩層意義：其一，它是諾蘇地區第一種大規模生產的經濟作物，促進了諾蘇與外界的往來，成為諾蘇與漢族交易的主要商品與媒介。鴉片在民族之間物品交換中的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說，鴉片是將現代市場的概念與形式引入涼山的主要媒介。其二，鴉片在涼山地區的內需並不大，這主要與諾蘇傳統階層化的社會結構有關。少數諾蘇也吸食鴉片，但多為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有知識儀式技藝的畢摩（儀式治療者）、以及少數的富有平民。因此鴉片的生產與使用，也代表了權力財富與享受時髦商品的能力。掌握這兩層意義，不僅對於我們認識鴉片在諾蘇「前現代」時期的影響具有何種關鍵性，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海洛因對諾蘇社會造成的重大衝擊。

## 伍、當代全球化下的新鴉片類毒品

鴉片是種高度成癮物質，其中得以造成精神狀態改變的成分就是

<sup>66</sup> 引自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頁 530-531。

嗎啡。這是它受歡迎之因，也是它遭唾棄之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人們界定鴉片為「毒品」並展開譴責論述與查禁之始。自此，回顧鴉片的歷史，無異於回頭審視「人類情緒高漲起伏的軌跡」。<sup>67</sup>由於人類社會觀念與價值轉變，鴉片從一種土方藥物晉身為滿足上流社會好奇與慾望的高價商品，後來轉型成為大眾趨之若鶩的普羅化商品，最終演變成充滿致命吸引力與危險的非法毒品。用 Kopytoff 的話來說，一種物質所經歷兩極化的面貌，顯示的正是此物質興衰史（biography）的變化，<sup>68</sup>亦即其內涵價值轉變的社會過程。

由鴉片到海洛因，就是由罌粟提煉出來的物質演變過程，再度說明了人類對於物質的誤解、著迷、追求與痛恨的價值變遷。人類不斷尋找新的物質以滿足幸福感的追求，期待用某種物質舒緩止痛或增加愉悅，然後發現該物質會引人成癮、導致痛苦，再企圖用另一種新物質來解決，不斷重複這種追求舒適愉悅的基本人性需求。嚴刑峻罰無法遏止人性，美國於 1909 年實施鴉片禁絕法（Opium Exclusion Act），1910 年吸食鴉片正式成為非法行為。這雖然撲滅了危害較輕的鴉片，但卻讓嗎啡成癮者轉向注射海洛因，而釀成更嚴重的走私犯罪與健康問題。<sup>69</sup>

海洛因的出現，一開始也是合法、甚至廣受歡迎。它是由直至今日仍執國際藥品生產牛耳的德國拜耳實驗室（Bayer Laboratories）研發出來，於 1898 年上市，目的是當作止咳劑，用來取代容易引起副作用

<sup>67</sup> 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 《毒品》, 頁 8。

<sup>68</sup>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91.

<sup>69</sup> 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 《毒品》, 頁 8、104。

用的 Codeine（可待因）。<sup>70</sup>海洛因製造之初，科學家甚至認為海洛因屬於「非成癮」物質，副作用小，止痛等功能與嗎啡無異，效用卻高於嗎啡三倍。1850 年代以後皮下注射針筒器材上市，嗎啡注射也流行開來，也影響了後來的海洛因注射。直到 1905 年以後，人們才陸續發現海洛因的強大成癮作用。<sup>71</sup>

海洛因可稱得上是精神刺激藥物之王。在形形色色的藥物中（包含如迷幻藥 LSD、大麻、咖啡因、菸草、鴉片、嗎啡等），靜脈注射的海洛因和俗稱「快克」的高純度古柯鹼（crack cocaine）的上癮潛力最強。<sup>72</sup>海洛因進入體內後，會轉換成嗎啡，與腦部先天的鴉片受體（opiate receptors）產生作用。這些受體位於腦部中控制疼痛、呼吸、情緒以及中樞神經系統的部位，能夠辨識各種鴉片類物質，包括腦內啡（endorphin）。海洛因中的嗎啡成份能夠抑制神經傳送痛感，以達到消除疼痛的作用，也可以釋放焦慮、鎮定肌肉、引發睡意、並製造幸福與滿足的感受。<sup>73</sup>1970 年代，科學家才發現人類的腦部其實會自行製造腦內啡等鴉片劑，人體腦中經常存在著腦內啡，但只有在感受到疼痛或壓力時，才會大量釋出此物質以紓解壓力。<sup>74</sup>

從實用效果來看，人類吸食鴉片類物質，可說是借外力來提昇人類天生即感受過的「人造天堂」。人類追求幸福感的動機，加上歷史及政治經濟的現實，造就了海洛因不朽的市場。海洛因是全球性的暢

<sup>70</sup> 鴉片中作用僅次於嗎啡的物質，多用於鎮痛止咳藥物使用。

<sup>71</sup> Carl Hart et al., *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382-383; David T. Coutwright, 薛絢譯, 《上癮五百年》, 頁 110。

<sup>72</sup> Carl Hart et al., *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 37.

<sup>73</sup> Merrill Singer, *The Face of Social Suffering: The Life History of a Street Drug Addict*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Press, 2006), 45.

<sup>74</sup> Carl Hart et al., *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 392-393.

銷商品，就和所有的香煙、酒類、阿斯匹靈、名牌商品一樣，都有綿密的推銷與零售系統。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當代資本與運輸密集的全球產銷系統，就不可能有那麼多海洛因或古柯鹼毒癮的形成。<sup>75</sup>

全球化不僅造就了物質的廣泛流通，也對價值觀念與社會控制的流通有明顯影響。<sup>76</sup>原本僅存在於特定社會情境下對某些物質的觀念與價值判斷，後來卻成爲國際化，使得全球各地的主流論述對某物質的看法趨於類似。美國繼 1909 年實施鴉片禁絕法，成爲領導全球禁毒立法之先，又於 1914 年公佈哈利森麻醉藥物管制法（Harrison Narcotic Act），替全球的禁毒立法豎立起典範。<sup>77</sup>對於「毒品」的假設與看法，如今已成爲世界各地政權與主流社會的共同定義。

然而，即使在高度全球化的今日，我們仍會發現與主流全球論述相牴觸的在地看法，或者，我們也可能透過這種國際論述在地化的趨勢，了解某地、某人群全球化的過程。諾蘇社會在 1990 年代時對海洛因的看法即爲一例。諾蘇青年在接受海洛因這種新興物質時，他們不只是接受一種新物質而已，「在文化上他們重新界定『此物質』後才使用它。」<sup>78</sup>諾蘇青年對於海洛因的另類看法，反映出該族群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這得回溯鴉片對涼山的影響以及涼山在當代中國的位置。換言之，我們透過海洛因在諾蘇社會中所勾勒出的鴉片類物質生命史，顯示的正是諾蘇社會中鴉片道德經濟的變遷及其現代化的過程。

<sup>75</sup> David T. Coutwright, 薛綸譯, 《上癮五百年》, 頁 50。

<sup>76</sup>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sup>77</sup> Richard Devenport-Hines, 鄭文譯, 《毒品》, 頁 8-9。

<sup>78</sup>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ppadurai, Arjun, 67.

1950 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正式掌控涼山。自此，諾蘇社會從「前國家」的獨立狀態，被納入社會主義的國家計畫之中，淪爲現代化發展中的邊緣末梢。過去「獨立儼儼」的「奇風異俗」與鴉片種植的歷史，也爲諾蘇帶來了社會歧視與污名，被國家及其他族群視爲「落後民族」。1980 年代起，涼山又經歷了另一大轉變。新出生一代的諾蘇進入市場改革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將國家化後造成的社會歧視與歷史記憶，帶入他們的生命之中。簡言之，短短數十年間，諾蘇經歷過截然不同的社會型態與現代化計畫。而這段歷史過程發展快速沉澱至今，呈現出的顯著社會現象之一，便是諾蘇腹心地區年輕一代集體性的生命轉型失序，並導致海洛因氾濫，以及因不當注射毒品所引發的愛滋病流行病。這使得當代諾蘇社會在目前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爲原則的中國之內，成爲反現代化的眾矢之的。

中國於 1978 年開始市場改革，揚棄過去的指令式計劃經濟，逐漸開放國際貿易，也因此，再度地加入了全球毒品的貿易體系之中。<sup>79</sup>生產於泰緬邊境「金三角」的海洛因於 1990 年代初引入涼山，主要是年輕諾蘇男子跑到涼山之外探索世界、尋找各種機會，就在攀枝花、昆明、成都、西昌等地接觸到從雲南走私過來的海洛因。

諾蘇青年對海洛因的價值判斷，從 1990 年代初時他們對海洛因的稱謂可見端倪。這些不太會說漢語、也缺乏正式學校教育的年輕人，以諾蘇語對鴉片的稱呼 *yeyi* 來指稱海洛因，隨即，也有年輕人稱其爲「白藥」。從這些稱呼開始，我們便可理解，爲什麼這批離開貧窮、物質匱乏的山區農村，流動到外地的無業青年，比在都市裡同樣沒錢

<sup>79</sup> Chris Beyrer et al. "Overland Heroin Trafficking Routes and HIV-1 Spread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IDS* 14.1(2000): 75-83.

也沒工作機會的其他族群更快接納海洛因。他們對於這種物質有一種特別的文化認知。這些諾蘇青年說，海洛因這物質和傳說中的鴉片一樣好吃，吃了就和神仙一樣，所以和鴉片一樣是一種「好藥」或「好東西」。

總的來說，有三方面的因素讓這些外移的諾蘇青年對海洛因趨之若鶩。其一是對於鴉片與社會階層的歷史記憶與傳統觀念，即是一種有錢或有地位的人才吃得到的珍品。其二是受社會主義資源重新分配的概念所影響，即不再認為只有貴族才可以享受好東西。社會流動的可能性讓原本的平民甚至奴隸階級也可以透過累積財富或其他機會「翻身」。其三是改革開放後，他們所接受的自由市場邏輯，認為只要有錢就可以滿足需求，在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今日，「獵奇式消費（consumer exoticism）」<sup>80</sup>自然也是這些外流到大都會中的諾蘇青年可能出現的行為。他們把海洛因當作流行與享樂的代表商品，消費海洛因也象徵購買力，而購買力的高低也反映他們在都市中生存本領的高低。隨後，這種新興商品也被回鄉青年帶回農村，令所有青年趨之若鶩。

海洛因在 1990 年代中期在這些彝族青年中廣泛流行的情形，透過兩名已戒毒的人的話可以窺知一二：「以前年輕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這個好耍，朋友來，我殺豬給朋友，朋友不高興，買這個給他，他就高興了！」那時對他們來講，吸食海洛因就像其他中國男子的吸煙行為一般，<sup>81</sup>具有個人享受以及男子社交的意義。在接觸海洛因之初，

<sup>80</sup> Mike Jay, "Why Do People Take Dru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10(1999): 5-7.

<sup>81</sup> Kohrman, Matthew. "Depoliticizing Tobacco's Exceptionality: Male Sociality, Death and Memory-Making among Chinese Cigarette Smokers." *The China Journal* 58 (2007): 85-109.

他們不把海洛因當成「毒品」。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諾蘇青年不僅成為四川地區此物質的主要消費者之一，也做起中介買賣，賺錢供養上癮需求或尋求致富。

初始他們對於海洛因的想法，認為是與歷史上的鴉片一樣。但是不同的歷史情境（包括嶄新的諾蘇與國家的關係、諾蘇在市場經濟中的邊緣角色、以及完全處於消費依賴的位置等），以及不同的物質形態，此時諾蘇對海洛因的接受，已是與半世紀前諾蘇擁抱鴉片時截然不同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對特定物質的道德價值判斷便是在這樣的歷史及社會變遷中，逐漸產生變化。剛開始，海洛因的角色，和以前的鴉片一樣，不是「毒品」。但是由於此時國家和全球性的公衛醫學的界定，早已裁定了海洛因的毒品地位。因此，這批吸食甚至注射海洛因的諾蘇青年成了罪犯，經常入獄。更悲慘的是，因為採取了不安全的注射，導致了愛滋病的蔓延。就這樣，在腹心地區的許多諾蘇社區，毒品與疾病的問題成為眾矢之的。也是在此社會失序以及主流論述的影響之下，他們也開始沿用漢語「毒」來稱呼海洛因了。

海洛因已從最初的時髦商品，變成今日涼山主要的社會問題，也因此更強化了主流社會對諾蘇「落後」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很多諾蘇年輕人因毒身亡、戒毒，也有不少的年輕人繼續與毒癮掙扎，同時也有許多更年輕的諾蘇嘗試吸毒。一方面，海洛因是諾蘇社會中難以承受之痛，但在另一方面，它仍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缺乏競爭力、但也想追求幸福的新生代諾蘇渴望之物質。



## 陸、結語

我們還原諾蘇社會中鴉片及海洛因的歷史面目，即可見到罌粟在人類社會中的生命史變化。透過鴉片類物質所看到的諾蘇「落後」，表現出的正是諾蘇的現代性。鴉片這類物質，因其模稜兩可的價值判斷，是導引諾蘇進入現代性的重要媒介，也是導致諾蘇在現代社會中更為邊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鴉片經濟到當前的市場參與，從前現代進入現代後所顯現出的對照，這樣的對照從國家現代化計劃的角度而言，呈現的便是與計畫目的相反的「落後」存在。但如同 Comaroff and Comaroff 討論的，當我們分析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力量對不同民族國家所帶來的影響範圍及社會轉型時，我們應該看的是不同的「現代性(modernities)」，而不僅是目的論導向的現代化計劃所帶來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sup>82</sup>現代化的計畫從來就不一定能夠達成特定的現代性。諾蘇的反「現代」表現是其進入現代性的結果，其中，鴉片類物質扮演關鍵角色。藉由分析鴉片類物質在諾蘇社會中從珍品轉為毒品的使用歷程，我們可以得知一種新道德經濟價值系統的進入、一種新國家社會關係的建立、以及在此脈絡中的海洛因問題的形成。

從古至今，任何物質即使從合法改為非法，仍無法禁絕人們對它的追求。對於物質的道德經濟觀念，從來就不是主流論述或社會控制決定後便能拍板定案。二十世紀初，由英美的控制鴉片法案開始，迄

<sup>82</sup> Jean Comaroff and John L. Comaroff, *Modernity and Its Malcontents: Ritual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xi-xxxvii.

今反毒戰爭已成為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聖戰(holy wars)。然而，鴉片、古柯鹼、海洛因、到各種推陳出新的合成藥物，愈是以執法控制的手段禁絕，利潤就愈高，上游的大毒販也愈是有利可圖。全球併行的嚴禁政策從來就不能解決毒品的問題。與此同時，為了解決當前流行的毒品問題，經由政治立法、醫學辯論與藥商利益的折衝，不同的新興「藥品」也被推出成為合法的「戒毒毒品」，由美沙酮替代療法的爭辯可見一斑。甚至。對於何種藥品被立法為合法或非法，還可能涉及民族主義等無關醫療健康的爭論因素。在多數國家採用美沙酮替代療法之際，法國於1996年成為第一個引用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當作鴉片類毒品的合法替代戒癮藥物。其原因除了醫療界與藥廠利益壟斷的糾纏關係外，法國慣有的反美情緒與論述也起了特定作用，因而不願使用「美國式」的戒毒法。<sup>83</sup>當前關於海洛因的使用與禁絕的爭辯及論述，一再突顯了環繞在毒品周圍的多重糾葛：符合供需理論的綿密跨國地下貿易網絡、主流社會的道德價值與社會穩定控制、以及人類追求消除煩惱途徑以獲取安慰的終極嚐試。

由主流社會的眼光看毒品世界，經常充斥著以偏概全、霧裡看花，因而難以理解。<sup>84</sup>本文透過分析鴉片與海洛因兩種物質的生命史，並將此分析放在涼山諾蘇社會經歷快速現代化的歷史及政治經濟脈絡之中來看，以抽離主流論述對鴉片類物質的先驗刻板印象與價值界定，還

<sup>83</sup> Anne M. Lovell, "Addiction Markets: The Case of High-Dose Buprenorphine in France," in *Global Pharmaceuticals: Ethics, Markets, Practices*, edited by Petryna, Adriana et al.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2006), 136-170.

<sup>84</sup> 醫療人類學者 Philippe Bourgois 在紐約及加州研究吸毒者所寫的兩本經典民族誌，清楚地挑戰主流論述，並鮮活地呈顯出吸毒者世界中的人性面。詳見 Philippe Bourgois,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Philippe Bourgois and Jeff Schonberg, *Righteous Dopefie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原此成癮物質在不同情境中的狀態。我認為如此才能瞭解此物質在歷史上與當代對諾蘇的影響與意義。如果單純抱持主流論述便對「毒品」及其使用者大加鞭撻，不僅簡化了物質價值界定的社會過程及意義，也無助於我們對其使用者的理解與協助。

## 參考書目

### 論 著

-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1982，《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
- Charles Baudelaire，葉俊良譯，2007，《人造天堂》，臺北：城邦。
- David T. Coutwright，薛綉譯，2002，《上癮五百年》，臺北：立緒。
- Richard Devenport-Hines，鄭文譯，2003，《毒品》，臺北：時報。
-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編，1963，《四川及雲南昭通地區彝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
- 四川省人口普查辦公室，2002，《四川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四川省昭覺縣誌編纂委員會，1999，《昭覺縣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四川省編輯組，1985，《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林滿紅，1999，〈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見《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501-5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7，〈清末自產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05-1906）〉，收入《近代東亞經濟的歷史結構》，中村哲主編，63-117，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孫興盛，2004，〈涼山禁毒回顧與思考〉，收入《沸騰的歲月：紀念西昌解放五十五週年（上集）》，涼山州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等編，頁 149-165，西昌：涼山文史。



- 秦和平, 2001, 《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張建世, 〈中國四川省涼山彝族銀器製作工藝〉。
- 雲南省編輯組, 1987, 《四川、貴州彝族社會歷史調查》,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 嶺福英、馬童玉, 1992, 〈解放前甘洛的集市貿易與奴隸買賣〉, 見《涼山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政協涼山州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85-190。
- 蘇克明等, 1997, 《涼山彝族道德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 Appadurai, Arjun.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rnett, Doak A. 1993.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 Baumler, Alan Thomas. 2001. *Modern China and Opium: A Rea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yly, C.A. 2002. 'Archaic' And 'Modern' Glob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and African Arena, CA. 1750-1850. Edited by Hopkins, A.G.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Pimlico, 45-72.
- Bello, David Anthony. 2005.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Benson, Peter. 2008. Good Clean Tobacco: Philip Morris, Bio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 Course of Stigma. *American Ethnologist* 35.3: 357-379.
- Beyrer, Chris. et al. 2000. Overland Heroin Trafficking Routes and HIV-1 Spread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IDS* 14.1: 75-83.
- Bourgois, Philippe. 2003.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Bourgois, Philippe and Jeff Schonberg. 2009. *Righteous Dopefie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ull, Melissa. 2008. *Governing the Heroin Trade: From Treaties to Treatment*.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 Clarke, Nick et al. 2008. The Spaces and Ethics of Organic Foo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4: 219-230.
- Comaroff, Jean and John L. Comaroff. 1993. *Modernity and Its Malcontents: Ritual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awford, Robert. 1977. You are Dangerous for Your Health: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Victim Bl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7.4: 633-680.
- Dikötter, Frank. et al. 2004.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Douglas, Mary and Baron C. Isherwood. 1996.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oullart, Peter. 1959. *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 Life in the 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 J. Murray.
- Grinspoon, Lester and Peter Hedblom. 1975. *The Speed Culture: Amphetamine Use and Abus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Hart, Carl. et al. 2004. *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 Jackson, Peter et al. 2009. Moral Economies of Food and 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4: 12-24.
- Jay, Mike. 1999. Why Do People Take Dru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10: 5-7.
- Kleinman, Arthur. 1999. Experience and Its Moral Modes. Edited by Peterson G.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Kopytoff, Igor.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Edited by Appadurai, Arju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91.
- Lin, Man-houng. 2004. Late Qing Perceptions of Native Opiu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1: 117-144.
- Lin, Yueh-hua. 1961. *The Lolo of Liang Shan (Liangshan Yi Jia)*. New Haven: HRAF Press.
- Liu, Shao-hua. 2007. Emerging Modernity in a Periodic Marketplace of Southwest China.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5.2: 1-30.
- Lovell, Anne M. 2006. Addiction Markets: The Case of High-Dose Buprenorphine in France. Edited by Petryna, Adriana et al. *Global Pharmaceuticals: Ethics, Markets, Practice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136-170.
- Matthew, Kohrman. 2007. "Depoliticizing Tobacco's Exceptionality: Male Sociality, Death and Memory- Making among Chinese Cigarette Smokers." *The China Journal* 58: 85-109.
- McCoy, Alfred W. 1991.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Brooklyn, N.Y.: Lawrence Hill Books.
- Mintz, Sidney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N. K.: Viking.
- Nestle, Marion. 2007. *Food Politics: How the Food Industry Influences Nutrition and Healt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wman, R. 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 765-794.
- Petryna, Adriana et al. Eds. 2006. *Global Pharmaceuticals: Ethics, Markets, Practice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 Scott, James.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egel, Ronald K. 1989. *Intoxication: Life in Pursuit of Artificial Paradises*. New York: E.P. Dutton.
- Singer, Merrill. 2006. *The Face of Social Suffering: The Life History of a Street Drug Addict*.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Press.
- Skinner, William G. 1964-65.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3-43; 24.2: 195-228; 24.3: 363-399.
- Thompson, E. P.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0: 76-136.
- Trocki, Carl A. 1999.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 London: Routledge.
- Valverde, Mariana. 1998. *Diseases of the Will: Alcohol and the Dilemmas of Free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st, Robert. 2006. *Theory of Addiction*. Oxford: Blackwell.
- Wilk, Richard R. 1996. *Economie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Winnington, Alan. 1959. *The Slaves of the Cool Mountains: The Anci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Changes Now in Progress on the Remote South-Western Borders of China*.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Zheng, Yangwen. 2005.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Yongming. 1999.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 Buildi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中國飲食文化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Volume 6 Number 1 2010

Special Edition:  
Stimulants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Editor-in-Chief: YU Shuenn-der

## Articles

臺灣的咖啡及其文化含意  
-林 楓

27. 從珍品到毒品  
——鴉片類物質的道德經濟學  
-劉紹華

63. Multiple Visions of Authenticity:  
Puer Tea Consumption in Yunnan and Other Places  
-ZHANG Jinghong

107. Materiality, Stimulants and the Puer Tea Fad  
-YU Shuenn-der

## Book Reviews

143. Peter ATKINS and Ian BOWLER.  
Food in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Geography  
-HSIEH Shih-chung

